

→ 《当代》书丛

经典关系

JING DIAN GUAN XI

莫怀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1 章 绪论

经典关系

第 1 章 绪论

第 1 章 绪论

→《当代》书丛

经典关系

莫怀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关系/莫怀戚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

(《当代》书丛)

ISBN 7-02-003783-6

I. 经…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708 号

责任编辑:周昌义 责任校对:杨文玉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周小滨

经典关系

Jing Dian Guan Xi

莫怀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783-6/I·2880

定价 19.80 元

茅草根向他的学校走去。他的学校是艺术学院，他是教舞蹈的。他去参加校庆——也许是二十周年，也许是四十周年；他不大弄得清这一类事情。而且他也不是对这一类事有所谓的人。他无所谓。但是他想去看一看他心爱的女学生是不是真的从深圳回来参加校庆了。

那个女学生叫南月一，毕业了也许八年，也许十年。在深圳呆了也许六年，也许七年。这期间师生一直通信。最近的一封信里学生说争取校庆时回来一趟，希望能够见到老师。“请老师强大的红粉兵团网开一面，放老师出来二十分钟也行。”南月一不知为什么总认为老师有一个红粉兵团。

茅草根回信说：“回来吧，我红粉兵团的团长！”

他在一个住宅小区里穿行。他喜欢重庆特有的地貌——堡坎和石壁。他常常双手合十，立正面对，闭目低头，深深感谢山城这些只能长树的地方。造物慈悲，给我们这座全国最为无序的大都市保住了最后的美丽。这是五月，湿漉漉的五月。梧桐叶和黄桷叶肥得流油，遍地都是野黄花，亮得像太阳；野草比庄稼还要茁壮……每当看到这一切，茅草根都要闪过一个古怪的念头：北方不行了。

(茅草根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但茅草根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真的姓茅。他的家总在长江边和嘉陵江边搬来搬去，有时因为水，有时因为火——火灾。因为老式竹木的吊脚楼容易着火。他还记得家中楼板是有缝的，趴着可以看见涨水时漂来的东西，有用的就去捞回来。有一天擦黑时，他看见江水里有星星闪光，觉得奇怪，就出去看。看了吓一跳：是个“水大棒”（溺毙的人）。回屋对父亲说，父亲淡淡地说是个女的。“为什么？”“女的脸朝上。”“男的呢？”“男的屁股朝上。”

“水大棒”还有睁着眼睛的！可能从那时起，茅草根就觉得这世上什么都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父亲是船工，会唱川江号子，而且能创作，就是现编——就这点而言同西北的信天游相仿佛；但川江号子具有信天游不具有的功效：指挥集体的劳作，有时简直是战斗。所以茅草根一直认为川江号子有很高的舞蹈素养。

“可以搞成个大型舞剧，绝不亚于《丝路花雨》，而且阳刚十足。”他在给南月一的一封信中写道，“但太花钱了，不现实。”

现在，虽然有些迫切，但直到吃午饭时，茅草根才见到南月一。

是自助餐。茅草根和一帮当年学生围在一起喝啤酒，互相恭维。他以为见不到南月一了，心说那么就喝酒。在不知喝了多少时就看见南月一出现在对面，大大地看了他一眼。他心里一酸，大叫一声南月一过来！周围的人，嗬嗬地叫着，腾出了很大的空间。

南月一穿着雪白的连衣裙，像个仙女。她像云一样飘了过来。

这个快要不年轻的女学生回到了快要不年轻的男教师身

旁。知情的同学们举杯为他们祝福。他们都知道那一年的儿童节，茅草根和南月一的故事，也就是绯闻。

那天下午，茅草根在校内徘徊，想找一个女学生去参加朋友们举办的舞会。朋友说了，自带舞伴。他看见南月一从课堂出来，趿着拖鞋提个桶，长发水浸浸的……那一刻他突然想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他说南月一，愿不愿意跟了我去参加舞会？

南月一说愿意。

回来时已是午夜。他俩在林荫道这头远远看见那边过来一排人——那种似乎要包抄人的阵势让茅草根不安，就对南月一“说我们走教学楼背后的小路吧！”

这一退缩，倒将那一排人马引了过来。他们追上这一对师生，手电乱晃。后来明白这是学校的干部们在巡夜，防止六月学潮，但当时将茅草根惹毛了，将把住他肩头的谁推倒在地。

众人见是他，笑一笑也没再说什么。但南月一却叫不开女生宿舍楼的大门。那同样是女人的值班者在里面刁难，让外面的大声报告哪个系？哪个年级哪个班？哪个寝室？哪个名字？茅草根更毛了。他大叫南月一不进去了，跟我走，我有地方给你住！川江船工的后代声如裂帛，响彻夜空。全校都知道了一个男教师要将一个女学生带出去住。

南月一掉头就跟了茅草根走。远远跟着的巡逻队出来阻止，轻而易举叫开了大门。但是南月一“说我不进去了，我就住在外面。但这是违犯校规的。茅老师冷静下来，说服她进了楼。

后来师生二人就大门外的细节有过多假设，大致情况如下：

师：你估计我要把你往哪里带？

生：我想都没想。随便你。

师：……不过一般说来是找个旅馆住下来。

生：你呢？

师：当然也住旅馆。除非只有一间房了。

生：那有什么？我不会准你走的。

师：哟！厉害噢！

生：那有什么？人家要这么看你，我就偏这么做！（说这话时，这事已经被炒成绯闻了——说的是两人在夹竹桃林子里被抓住；一说楼梯角落。诸如此类）我可以和社会拼了。

其实，如果干脆不回学校，反而没有这档子风波。由于值班人老是刁难晚归者，有些女生干脆次日才归。这乐坏了男人们。有个声乐系的女生怀孕后就退学了，嫁给了那个男人。那男人有写歌的爱好，孩子生下来以后他认为鸡鸡特别像他的，一兴奋就写了一首摇滚乐《铸工》。

歌中唱道：“我们是铸工。所有的男人都是铸工。”

其实校方并没就此事做文章。西南艺院还是相当开通的。但那些自发的议论，尤其是越改越玄的版本，倒让茅草根和南月一从此不避人众，相见再见还做给你看看。社会完全输了。

但是，毕业了，南月一走走了。

重庆是长江流域最具艺术品质的地方。她的舞蹈和雕塑全国一流。别指望重庆出什么学者或思想家，这里的人不习惯那种状态，更没有那种欲望，耐性也成问题。但这里出艺术家。如果说雕塑是来自山，那么舞蹈则来自水。

还有呢，就是已在全国，不，全世界形成的共识：盛产美女。重庆盛产美女。关于这个已有不少论文发表了，还有一些正在写作。

南月一是艺术加美女，二位一体。但她毕业不久就甩开了艺术，到南方挣钱去了。

不过，南月一在毕业以前，到底还是同老师做成了那事。而

且是野合，在广柑花飘香的农场里。

这种事，当然是男人发起。造物为了物种优良，遂分两性，让强悍的雄性才有遗传的可能；雄性遂被指派为进攻的性别。人类为了社会安定，一夫一妻，优秀男人实际上有点浪费，所以抓住机会要节约也很自然。人实际上是动物。

但说茅草根是蓄意，不对，说他没蓄意，也不对。这种事，对于他这种人，恐怕是慢慢地便起了意，在意识到有可能的时候也就动了心。

那是四月下旬。年年这时节，茅草根都要渡过嘉陵江，来到江北农场，看盛开的广柑花。

有时带了家小来，有时独自来。这一次他是同南月一来的。他说对岸广柑开花了，广柑花香妙不可言；还有养蜂人，年年来采广柑蜜，广柑蜜也妙不可言。南月一说走嘛，我们去。

作为教师的茅草根不是每天都有课，作为学生的南月一因就要毕业，事实上无人管。师生忙里偷闲，在别人上课的时候过江偷情。

重庆因地貌的原因，有许多闹中取静的天地。说重庆是若干极闹版块与极静版块的拼凑，恐不为过。譬如沙坪坝极闹（沙坪大酒店五星级），但从磁器口一过江就是玉带山，不用半小时就能“入静”。江北农场就在玉带山的中央，地广人稀，全是广柑树和见缝插针的四季野花。鸡鸣狗吠，世外桃源。广柑树下，绿草如茵，人见了就想躺上去，躺上去后免不了就想入非非，蠢蠢欲动。两人的共同处女作就在树下完成。因此说南月一受了老师的引诱，也不为过。其实这种事，多数都有引诱，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了。

过江后登上山坡，坐下来回望嘉陵江。据说嘉陵江的上游，污染相当严重，但到了快入长江的下游，居然还是清澈美丽的，

足见嘉陵江自我净化的能力很强。茅草根得天独厚，对自然的宠爱感激有加。他给南月一拍照。南月一穿着金黄色连衣裙，恰似一朵迎春花。她本来要穿短裤，好爬山，但心怀叵测的老师说裙子照相好。

茅草根敢于引诱南月一，是他发现了南月一的心态，就是在伦理上没有什么顾忌，怕的只是怀孕。那天系里组织登歌乐山，去的人不多，茅草根和南月一走在一起，其他师生或因知趣，或因害怕，都离得远远的。茅草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路上都能看到农舍旁同居的大学生。

茅草根问：“这些同居者以后结不结婚哪？”

南月一说：“恐怕多数都不会。”

“那女娃儿不就吃亏了？”

“恐怕现在的女娃儿没有那些想法。”

“怀了孕呢？”

“怕的就是这个。不过现在的人聪明得很，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末了说句话出来，吓了老师一大跳，“其实在不怀孕的前提下，性关系是互惠的。”

茅草根盯着她，恶作剧地问：“你怎么知道？有切身体会？”

“放你的屁！”学生也不礼貌了，“想也想得到嘛！女人如果真难受，你们男人近得了吗？”

茅草根点头，窃喜，也许就在那一刻，安了一份什么心。而且为了证实什么，将谈话继续深入。“有了婚前性行为的女子，以后另嫁他人，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呢？”

“有的可能会遇到。但好像很少有因为这个就真没有嫁掉的。”

后来茅草根清理自己当时的心思，是假使自己同她有了那种事后，会不会毁了人家将来的生活；南月一会不会用这种顾虑

而拒绝自己。

茅草根想干不该干的事，但他不愿意因此害了人家。他有点野心，也有点良心。

照了几张风景人物照，茅草根突发奇想，他说：“南月（以前他习惯这样叫她）我们来拍一组艺术照。假如这组照片叫《川江号子》，你怎样造型？”

“川江号子应该是群体造型吧？”

“那就太实了。就是要单独，而且用女性。”

“那你唱一段来我听听。”

茅草根清清嗓子。“咳呀呀……嘿，”这一声比较低沉，像是一种准备。下一声突然高起来，“哟……嗨……”

南月一惊呼：“我的天！多么地道！你从哪里学的？”

“我爹。他是船工。”

南月一打量他。她说：“难怪你长得像根橈片（桨）。”说罢笑弯了腰。茅草根略显单薄。

茅草根待她笑够，又唱：“一根竹儿闪悠悠，长在深山老林头（头，即里）。青枝绿叶伴我走，狂风一吹叶儿钩。有朝遇到灵工手，捋回家中打金钩——”

“什么叫金钩？”南月一问。她听得很认真，身体也在下意识配合。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问过老汉儿，他说号子是喊来行船的，不必弄得太清楚。不过我想应该是一种竹制工艺品吧。”

“倒是。”南月一点头认可，“民间艺术。”

茅草根继续唱：“外面又把青皮打哟，内面又把疮疤钩。一副金钩造成就哦，五湖四海任遨游。”

“噢——”南月一示意他打住，“那么金钩会不会是竹篙呢？长长的竹篙，端头好像有铁钩的吧？”她慢慢将一条大腿平抬起

来，小腿下垂，另一腿踮起脚尖，双臂努力上伸，合拢，将头合在臂中。

茅草根连声叫好。“这种意会好，好！”立刻抓拍了两张。“画面很好。身体线条流畅。腿很性感。”他咂咂嘴。

“你在给杂志拍封面照吗？”南月一嗅怪他，眼波流转，“都注意些什么啊！”

“但是金钩显然不是竹篙。”茅草根不接她的话茬儿，“你听下面唱的：南京城好耍南京走，北京城好耍北京游，南北二京都去过，好耍不过贵码头。你想，去北京怎么可以驾船？”

“那是什么？一种武器？竹子怎么可以当武器？”

“什么都不是。我估计只用‘打金钩’三字唱着又上口又来劲儿。川江号子不是叙事诗。”

“乱唱噢！”

“也不是乱唱。情绪还是很清楚的。比如——噢……连手你清水洗来嘛米汤浆，哥子们穿起给你争光。连手，就是现在说的伙计，既可指配偶又可指搭档。这里说的是相好给他做了件好看的衣裳。”

“川江号子还有这些内容噢？”

“这方面的内容占多数！”茅草根邪乎乎地笑起来，“我老汉儿说一个船老大在三五个码头上有相好的，很普遍。”

“那一定有很多浪漫的故事。”

“小时候，有次我听父亲哼唱，船儿靠了乌江渡，拿根杉杆搭上路，大哥摸黑爬梯坎，去找幺嫂补衣服。我倒大不小，倒懂不懂的，问是不是唱错了，大哥应该找大嫂呀，怎么找幺嫂呢？”

“你父亲怎么说？”南月一笑着问。

“老家伙大笑，说大哥找大嫂，那还有什么唱头？”

“难怪你这么不正经！是有种啊！”

“是吗？我不正经？”茅草根咬牙切齿，突然将她的腰搂住。

南月一用手去推他的脸，手指又被他咬住。

“疯了吗？”她哎哟一声叫起来。

他松开她。两人走上小路。南月一抽抽鼻子，说闻到广柑花香了。这香淡淡的，幽幽的，沁人心脾。四月的阳光照耀山野，什么花都开了。不时有蜜蜂从眼前掠过。南月一的目光追随着一只黄色的大蝴蝶。“它飞得很美。”她说，“哎老师，川江号子好不好编舞？”

“咦，你也想到了？”茅草根惊喜地叫道，“娘的真是英雄狗熊，所见略同。我跟你讲，学生，我们中国，有两类民歌可以成就大型舞剧，一种是信天游，一种是川江号子。信天游我不熟悉，川江号子我是熟透了的！”

“你为什么不上学校提出来？”

“提出过的！科研处长有些为难。因为这需要到川江各支流去搜集素材，要花科研经费……”

“就是钱的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钱的问题。你想嘛，现在舞台剧大滑坡，好多剧种都有了死兆。你花了很多钱，搞个大型舞剧出来，无人问津，成本都收不回来，叫领导怎么下决心？”

南月一轻轻叹口气，说要是能找到个大老板赞助就好了。

茅草根笑着说这个也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人家老板赞助你，至少希望能宣传他。你这个没人来看的玩艺儿，怎么宣传？”

“不一定吧！比如，编排好以后，不公演，录成带子，说不定卖得出去呢！或者，交钱请电视台播放，这些都是宣传嘛！”

“咦，看不出你很有经济头脑呢！但是先期投入的确难以解决。唉，我是个搞艺术的，那方面的事，完全外行。而且没有兴趣。”

南月一看着他,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钱,我就要来当这个投资老板,了了你这个心愿。茅草根说只怕那时我已经老了。南月一使劲摇头。“一切都在变化。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一种不变的,就是变化。变化还会越来越快的。什么事,冷不防地就要来了。老师你要有准备。再说,你这个又不是打通喜马拉雅山,其实要不了多少钱。”

茅草根一时开口不得。这个学生比他目前所知的,其实深刻得多。他恍惚想起,她的母亲是个什么校长。

南月一突然叫起来,“看,那个石壁!”

在这条机耕道的一侧,出现了一溜石壁。石壁高约丈许,有如画卷,但它是天然的:牵牛花、迎春花,还有月季和无名的野花如彩色的瀑布流泻着,任何人工也搭配不出那无以名状的美。春天在这里独享自在,无意示人。

南月一双手握拳,抱拳在胸,说:“我喜欢这个立体的城市。”

“这里是乡村。”老师试图更正。

“不,还是城市。”学生坚持自己的理解,“是城市里的线条,是城市本身的造型。”她扭头逼视着他,“你总不能认为胳膊不是身体吧?”她扬了扬胳膊。

“好吧,”茅草根借题发挥,挽住她的胳膊,“让我们的身体合二而一。”

南月一当然能听出个中猥亵。但也只轻轻说了句“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她抽了抽胳膊,抽不出,就用另一只手在他的胳膊上掐着。茅草根松开了手,因为养蜂的帐篷出现在眼前。大狗低沉的咆哮响了起来,夹有铁链的咔嚓声。

茅草根说,每年四月下旬,养蜂人都要来到这里,采取广柑蜜。“你看那边地上,一溜排着的,就是蜂箱。”

果然。“蜂箱原来就像装书的箱子啊!”南月一说。她长这

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东西。有许多蜜蜂在周围忙碌,天上地下,是蜜蜂的世界。她站住,眯缝着眼,渐渐陶醉。

然后他们走到帐篷前。帐篷前有一小块空地,摇蜂蜜的铁桶旁有人在买蜂蜜,勺子里的蜂蜜非常清纯,像稠稠的泉水。

那狗见了南月一,好像很喜欢,不但不叫了,还要摇尾巴。主人是个中年汉子,头发有点花白,脸色却很是红润。他的婆娘又高又壮,像个柔道选手,而且是可以撩翻所有男人的。南月一不禁笑起来。

“你笑什么?”茅草根问。

南月一摇摇头。“以后再告诉你吧。”

主人很热情,说坐坐坐,喝碗蜂糖水。递过来两只折叠小凳,又叫一旁的半大小子去打一挑井水来。半大小子飞快地去了。

南月一看着泼掉的水,问:“不是有水吗?为什么还要去挑?”

茅草根说:“蜂糖水相当讲究的!要刚打出的井水,透心凉的,喝起来才过瘾。”

正说着,半大小子泼泼洒洒地来了。主人拿出一只大大的搪瓷缸子,倒进一点蜂蜜,将仍在荡漾着的井水舀了些,用支筷子头搅了搅,递过来。

南月一试着喝了一口,只觉整个胸膛都给浸润了;又喝了几口,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她说什么健力宝,娃哈哈,还有什么可乐,其实都不如蜂糖水。

茅草根接着喝。他说只有刚刚摇出来的蜜才有这么的美妙,蜂蜜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每隔一天,它的美就要消失一些。”

南月一怔了怔,问:“那不跟女人的青春一样了吗?”

茅草根没有吭声。这个说法虽然美丽，却也伤感。他感到了女人对青春的吝惜和对时光的恐惧。从这一刻起，他开始同情这个性别。

后来他们走进广柑林的深处。那里地势较高，背后是石壁，不会有来人，可以发现人，不会被人发现。他们先接吻，后吃东西——茅草根带了啤酒和凉菜来。吃了东西以后又接吻，他在她全身乱摸乱捏。两人都喘粗气。后来他将她的裤衩在裙子里褪下，将她拖到自己身上，两个人坐着就将那事完成了。两人衣冠规整，即使有人路过，也看不出什么来。

完事以后很久，两人都没说话。终于南月一带着哭腔说了句：“哥哥你要对我好啊！”

这恐怕是女人对占有了自己的男人的普遍愿望了。而茅草根也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想起妻子东方兰临产前发作，在路上疼得说“我要死了”时，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当时在内心发誓：我一辈子都要对你好。现在呢，却背着妻子同学生这样。他心情复杂，不知该如何评价自己。然而又分明十分快乐，胜利的喜悦无与伦比。

但他也不敢发什么誓言了。这一瞬间他明白了誓言仅仅是一种音响效果而已。他只能在她的肩上不断点头。

南月一突然想起似的，惊慌起来。“哎呀！我该不会遭（怀孕）吧？”

“不会。”茅草根很笃定地告诉她，“这是绝对安全期。再过两天你就该来例假了。”

“你怎么知道？”南月一盯着他，像审犯人。

“我一直在观察你。而且多次验证。”茅草根颇为得意。

“这个怎么观察？”南月一更奇怪了。

“去年冬天，元旦前吧，我一连几次约你去北温泉。前两次

你答应了,但我故意不成行,第三次你说得过几天,我就得到了第一次测定。”

南月一翻起眼睛想了想,又垂下眼睑。

“后来嘛我就计算和验证。你来了例假不敢喝酒,也不敢喝冰冻饮料,对不对?”

南月一慢慢抬起头来。“你这是在犯罪。你这种人怎么当了老师的?”她咬牙切齿。

“我又不是德育教师!我只负责教舞蹈理论。”茅草根满不在乎,更加得意。

南月一笑起来,温存地靠在他胸前。

“你痛不痛?”他轻轻问她。

“当然有一点啰。”

“那,进去以后,感觉好不好?”

“不要脸!”她掐他,“问什么问!”

他笑起来,自己都知道是奸笑。

本以为学舞蹈的女孩子处女膜容易损伤,但南月一还是流了一点血。茅草根将沾了血迹的手绢小心地藏起来。他没有让她知道。但他要永远保存。他要报答这个给了自己处女身的人,要不断地报答。虽然现在并不知道如何报答(后来,她给台商当助理,他给她当人事监督,就是报答)。晚上他们又来了一次。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天黑前往外走,作归去状。天完全黑了以后却又返回来。这一次比第一次要完整一些,放松一些,时间也长一些,效果好得多。南月一发出了她毕生第一次快乐的呻吟。

这种事以后,南月一在心理上对茅草根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一时难以自拔,终于表达了那种愿望,希望他娶了她。她不是因为既已失身,那就要赖着你;她没有那么陈旧。她只是离不了